

燕垒生「天地人」三部曲之

# 地火明夷

二 雷鸣之卷

风雷海地云山天

燕垒生◎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燕垒生『天地人』三部曲之

化火明夷

一 雷鳴之卷

燕垒生◎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火明夷. 2 / 燕垒生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3-3687-3

I. ①地… II. ①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5891号

---

地火明夷. 2

---

著 者: 燕垒生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付改兰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687-3

定 价: 33.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火火明夷

## 目 录

- |     |             |
|-----|-------------|
| 001 | 第一章 / 诱之以利  |
| 019 | 第二章 / 计出必绝  |
| 037 | 第三章 / 人人平等  |
| 053 | 第四章 / 曲中锋芒  |
| 071 | 第五章 / 兵不厌诈  |
| 089 | 第六章 / 兵贵神速  |
| 107 | 第七章 / 蓄势待发  |
| 123 | 第八章 / 血洗刀兵  |
| 141 | 第九章 / 决死突击  |
| 161 | 第十章 / 天下雷行  |
| 179 | 第十一章 / 一败涂地 |
| 193 | 第十二章 / 迫不及待 |
| 213 | 第十三章 / 我命由天 |
| 233 | 第十四章 / 天命在我 |
| 251 | 第十五章 / 破网而走 |

西原的楚都城，此时的薛庭轩躲在自己书房中，一边喝着浓茶，一边翻着一本书。

虽然与共和远征军一战大获全胜，但五德营自身损伤也不小，而且安置千余降兵的事也让人焦头烂额。五德营包括妇孺在内，一共只有一万多人，士兵两千许，现在突然多了千余降兵，十来个人里就有一张新面孔，万一降兵作乱，那可不得了。好在司徒郁献策，楚都城未婚少女和寡居的妇人都有不少，本来五德营并不废止纳妾，但在楚都城当真称得上全民平等，大家都同气连枝，少女自不肯为人妾侍，而寡妇的前夫也许是现在对她有意之人的上司或朋友，她自己不愿，哪有人敢强逼，何况未婚女子还多着。本来这些女子的婚姻之事大成问题，现在这一千余降兵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正好可以让他们在此成家。一来使降兵不起二心，二来可以大增楚都城人口，实是一举两得之事。因此薛庭轩对此事大为首肯，而楚都城的民众因为这上千降兵都是语言相通、相貌一样的同族，招他们为婿自然比招西原中同信法统的异族为婿要好得多，同样大为支持。唯一不太支持的，大概只有楚都城的未婚男子了。因为以前楚都城男少女多，他们挑选妻子的余地要大得多，这样一来他们也成了被人挑选的对象。那些降兵虽然只是投降过来的，却有不少人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条件比他们要好。这些年轻男子也曾聚

众向帅府请愿，以不能对降兵如此优待为名要求修改这条决议，不过还没等他们聚集半天，就被家里人拖的拖打的打，全拉了回去。五德营鼓励生育，这些未婚男子家里几乎人人都有姐妹，在他们父母看来，儿子娶媳妇虽然比以前稍难一点，仍不是问题，嫁女儿却是最为头痛的大事。想挑个上好的女婿，在楚都城比什么都难。薛帅这条决议只不过稍解了燃眉之急，这伙小兔崽子居然想搅黄了，真个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这一点小小的波折，这条决议一致通过。虽然五德营平时的决议全是由全民投票决定的，但这一条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一边倒通过的。薛庭轩是五德营大帅，楚都城地位高一些的人家嫁女，都希望他和陈忠这两个威望最高的人能够出席。薛庭轩开始却不过情面，跑了五六家，结果被敬酒敬得快要吐血，只能借口生病，在书房里喝两口茶醒醒酒意。

楚都城办喜事的人接连不断。即使那些降兵中仍然有怀有二心之人，但起码有一半也该心定了。然而薛庭轩知道，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身上担负着的，不是一身的安危，而是这一万多人的身家性命。

楚都城现在的存在十分微妙。名义上已经立国号为楚国，然而这个楚国没有皇帝，只是由大帅负责，而事实上却是陈忠以一个人的威望支撑着。陈忠是过去那支威名赫赫的五德营最后的宿将，以他的余威，在遥远的西原也足以令远人注目。只是陈忠年事已高，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尽快地把陈忠的担子接过来。这一战固然使他的威信大大上升，可目前仍然远远不够。

门外有人叩了两下，司徒郁的声音响了起来：“薛帅，有空吗？”

薛庭轩抬起头道：“司徒先生吗？请进。”

司徒郁走了进来。他的脸也是红通通的，大概刚喝过些酒。看见司徒郁这副样子，薛庭轩给他倒了杯茶，不由笑道：“司徒先生也逃席了？”

司徒郁接过茶来喝了口，道：“是啊。幸好苑先生酒量好，他去撑着，我可真撑不下去了。”

西原上的酒大多是马奶酒。对于喝不惯的人，马奶酒味道实在有点怪，喝多了更不好受。司徒郁虽在西原长大，不过酒量一直不宏。薛庭轩微笑着道：“陈老将军呢？他应该没事吧？”

司徒郁也笑了：“陈老将军没人敢灌他酒，所以和他一块儿去的话，就是我

和苑先生喝得最多。”

“坐一会儿吧。哈哈，反正过了这个月，办喜事的人就该少了。”

楚都城虽然是帝国的最后残余，但在这里完全没有帝国那种森严的地位之差。对于楚都城的人民来说，大帅以降，所有人都与他们一般，是在异域打出一片天地的同伴，而这也是楚都城在这里一直屹立不倒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很早就有了，现在五德营要得天下当然还无从谈起，但楚都城的确坚如磐石。和楚都城共存亡，几乎是所有楚都城居民的信念。

如果这不是一个小城，而是一个国家，或者像阿史那部那样拥众三十万，也足以纵横天下了吧。不过，现在离纵横西原的目标已然不远了。

薛庭轩想着，端起杯子喝了口茶，问道：“四部的事如何了？”

此番大破共和国远征军，四部出力不小。四部与楚都城虽是异族，但同是信奉法统的，这也让四部对楚都城有种天生的好感。不过西原宗教很多，许多部落并不信奉法统，要争取那些部落的支持，才能真正在西原立下脚来。

司徒郁道：“四部已安定下来了。回报之人说，我们派出的农耕指导很受他们欢迎，如果明年能获得丰收，四部就会更死心塌地地跟随我们。”

帝国军队有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屯田。驻守部队在当地开荒种地，自行解决粮秣，因此五德营里也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农人。西原部落大多以游牧为生，但游牧太靠不住，一旦遭受天灾，牛羊倒毙，剩下的就只有抢掠一条路了。如果农耕有成绩，四部率先可以成为定居部落，也就与五德营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攻守同盟。这是司徒郁早就提出来的，本来就已开展，现在大胜之后得到了喘息之机，帮助四部转向农耕也就真正开展起来了。薛庭轩点了点头，道：“很好。”

“对了，朱先生又有什么消息吗？”

朱先生是潜伏在共和国里的耳目。这虽是一着闲棋，但在上一次正是朱先生及时通报了共和国将要突袭的消息，立下了第一件大功。共和国吃了这个败仗，但兵力根本未损，肯定还会有第二次行动，因此朱先生的任务也将会十分吃重。薛庭轩的面色沉了下来，道：“你看看吧，刚收到的羽书。”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帛书来。司徒郁拿过来刚看了一眼，也动容道：“共和叛贼已经发现了？”

薛庭轩点了点头：“是啊。虽然朱先生现在没事，但他的处境定然更加艰

难，近期已不能再与我们联系了。共和叛贼虽然无信无义，却是个不可小看的对手，他们吃了这个大亏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司徒郁沉默了片刻，点点头道：“也只能如此。好在朱先生足智多谋，应该能够自保。好在叛贼仍有行动，我们早就料到了。”

“你觉得，他们下一波攻势会在何时发起？”

司徒郁淡淡笑了笑：“依下官浅见，叛贼虽然窃据国器，但这一败已让前线积攒的辘重损失殆尽，想再发动一场攻势，至少也要准备大半年。”

薛庭轩点了点头道：“是啊。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夏末秋初发动攻击，那时我们秋粮尚未收割，正值青黄不接，此时发动，事半功倍。”说到这里，他用手指轻叩了一下桌案，又道：“只是这一次，恐怕他们会与思然可汗联合了。”

司徒郁忽地站了起来，道：“薛帅，下官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依下官所见，不妨先下手为强，与思然可汗取得联系。”

阿史那部的定义可汗已与五德营结成同盟，仆固部的思然可汗本来就是阿史那部世仇，多半会倒向共和军。不过阿史那部与五德营的同盟乃是密约，思然可汗现在未必已经知道。薛庭轩怔了怔，淡淡道：“这确是一条未雨绸缪的好计，只是能说服思然可汗吗？”

司徒郁笑了笑：“下官不才，愿担当此任。也不必要求思然可汗与我们结成攻守同盟，只消他能对共和军产生怀疑，那就足以打破叛贼两面夹攻的计划。”

薛庭轩看了看司徒郁，有些犹豫地道：“是吗？司徒先生，你有什么计划？”

“下官已查探过，思然可汗这人甚是凶悍，但此人自命情种，宠爱一个名叫真珠姬的宠妾。真珠姬的生日就要到了，如果能搭上真珠姬这条线，给思然可汗吹吹枕边风，当有效用。”

薛庭轩摇了摇头道：“思然可汗也不是个软耳朵，纵然宠爱姬妾，但这些事关部族的大事他是不会听的。何况他纵然不知我们已与阿史那部结盟，风声总听得到一些，更不会轻信。”

司徒郁却又笑了起来：“薛帅，要他相信我们自然很难。但我们只要他不相信叛贼，那就容易得多了。”

薛庭轩双眉一扬，道：“司徒先生有什么具体计划？”

“当今西原，阿史那部、仆固部与我们鼎足而立，任何一方倒下便打破了这



个平衡。思然可汗一直担心我们会对他下手，现在五德营新得大胜，他一定更加担心。一旦让他知道，我们已有借小胜向共和军乞降之心，他就会感到害怕。”

薛庭轩的眼里亮了起来：“你是说……”

司徒郁点了点头：“共和叛贼对我们穷追不舍，在旁人看来总有些想不通，思然可汗自不例外。只消先造出风声，说共和军其实是借收降楚都城为跳板，有救平西原之意，西原诸部定然人人自危。此时再派人去思然可汗跟前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到时他就算心中不愿，也不会坐看叛军得手。”

薛庭轩道：“只是究竟要如何才能让他相信？”

“双管齐下。一方面让他明白，五德营距他近，叛贼距他远，得罪了我们没他的好果子吃；另一方面也让他知道我们的实力已让他吞不下去。”

薛庭轩笑了起来：“就是要对阿昌部下手？”

阿昌部是一个依附仆固部的小部族，离楚都城较近。虽是小部族，但实力与五德营大致相当，也有万余人，拥兵两千余。这一部倚仗仆固族势力，不时抢掠周围部族，现在依附楚都城的四部就曾遭到他们抢劫，甚是痛恨。五德营初来时因为根基未稳，曾向他们示好，但阿昌部酋长十分狂妄，不把五德营放在眼里。在薛庭轩的计划中，阿昌部正是他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司徒郁点了点头道：“阿昌部酋长贪欲甚强，只消如此，就让他自食其果。”

听完了司徒郁的计划，薛庭轩的眼里更加明亮。司徒郁这个计划与他不谋而合，只是更加细致，丝丝入扣，当真一举两得，到时剪除了思然可汗的羽翼，思然可汗也无话可说。他的手掌一敲，道：“好！”

阿昌部的酋长名叫哈拉虎，是个身高体壮、力大无穷的勇士。他自夸是西原第一勇者，固然有不少人不同意，但阿昌部出去抢掠，别族勇士的确无能正面与他相抗者。

“大王。”

过来的是他手下三百铁虎军首领亦都赤。亦都赤是哈拉虎的表弟，也是个又高又大的汉子，满脸都是胡子。此时亦都赤的一张胡子脸上尽是笑容，那三百铁虎军则押着数辆大车过来。哈拉虎迎上前去道：“亦都赤，今天弄到什么好货了？”

“是一伙中原商人。我见他们的车很是沉重，就知道东西不少，没想到居然

有如此之多，哈哈。”亦都赤从车上抓起一个包，拉开了道，“大王，你瞧，这是中原的缎子，真漂亮。”

中原丝绸在西原是极为贵重的东西，那些酋长无不以有一套缎袍为荣。听说在极西的大罗国，干脆把中原叫作“丝国”，就是因为这种奇妙而华美的丝绸让他们神魂颠倒。阿昌部只是个小部，难得抢得到中原商人，这次居然抢了这许多，哈拉虎喜出望外，接过来道：“好，好，亦都赤，你真会办事。”

“还有呢。大王，你瞧瞧这个。”

亦都赤说着，领着哈拉虎走到另一辆车前。这车上装的却是一个个大泥块，也不知是什么。哈拉虎正在纳闷，亦都赤伸手在一个泥块上扒了两下，泥土纷纷而下，里面露出的竟是一套五彩细瓷器。原来瓷器易碎，行商要走远道，就先把瓷器埋在软泥中，再种上豆子之类。等豆根将泥块重重缠绕，就算砸在地上都不会碎了。瓷器是中原出口异国的另一大宗物品，哈拉虎虽然不学无术，但泥块中露出的这些细瓷器灿然生光，比他现在用的那些漂亮许多。这一辆大车上足有十几个大泥块，定然有几百套瓷器了，这两辆车装得满满的，单是这两辆就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而后面居然还有五六辆。他大喜过望，叫道：“这伙中原商人生意倒做得不小，哈喇了没有？”

“哈喇”在西原一带俗语中就是“杀”的意思。亦都赤道：“他们逃得倒快，一见我们过来就远远地逃了。哈哈，但愿他们胆大包天，还想再做一趟翻本。”

这条路上有阿昌部这么个煞星，商人很少经过。虽然阿昌部也是游牧为生，在西原四处不定，可运气总没那么好，能够经常碰到这么大的客商，这一次也是听过往牧人说起，有一波带了不少货物的商人居然从这里走过，他才让亦都赤带着铁虎军去抢劫。只是没想到居然抢了这么大一票生意，哈拉虎从泥块中扒出一个盘子，一双大手不住抚摸，更是喜不自禁，道：“还有什么？”

“好叫大王得知，这几辆车还只是些小东西，这辆车上更是了不得。”

亦都赤带着他走到另一辆东西少一点的车上。这辆车却只载了两口大箱，箱锁却已被砸开了。亦都赤打开箱子，一开箱便觉宝气冲天，里面居然尽是些珠宝。西原当然也有珠宝出产，像玉石更是出在西原一处山中，但西原匠人的手艺却远不及中原匠人。这些珠宝无一不是上品，做工精湛，哈拉虎的心花都要开了，伸手要去抓，又怕自己一双沾过了泥巴的手弄脏珠宝，不住口地叫道：“快

放好快放好。今天杀羊杀牛，好好庆祝，铁虎军每人都有一条牛腿。”

虽然哈拉虎甚是气小，但这一笔意外之财实在太大了，连他都似转了性。铁虎军自是人人都加了伙食，连他自用的马奶酒这回都毫不气小，拿了许多出来。这一天对阿昌部来说，当真是个节日。

阿昌部僻处西原，族人少学无文，歌舞也多半粗俗。这一日篝火熊熊，族中大小尽围着火堆不住地欢歌舞蹈。他们的歌曲虽然粗俗，在放声唱起时却也声震霄汉，到了半夜仍然未止。哈拉虎坐在正中的椅子上，看着族人围着火堆舞蹈，心中说不出的得意。

在那辆丝绸车上，居然还有一整套做好了衣袍。他身材虽然高大，但这衣袍竟然甚是合身。虽然思然可汗比自己势力大多了，但服饰用品只怕也未有如此之精。他还记得曾去拜见思然可汗，当时见思然可汗身上那件绸袍子十分眼热，现在自己身上也有一件，而且是全新的，面前的酒杯盘子也焕然一新，与以前那些做工粗糙的牛角杯、木盘陶盆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这些珠宝饰品，更是连思然可汗都未必能有。他越想越高兴，一手抓着一个烤羊腿不住啃，却还小心不让油脂滴到身上。

正吃得开心，外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虽然歌声响彻云霄，但这声音里竟然还夹杂着惨叫。哈拉虎呆了呆，看了看正在边上啃着牛肉的亦都赤道：“亦都赤，出什么事了？”

亦都赤把一块牛肉咽了下去，道：“想必是……”

他话未说完，有个铁虎军已急匆匆冲上前来，叫道：“大王，大王，有人杀来了！”

有人杀来！哈拉虎也顾不得油脂会沾在身上了，把羊腿一扔，跳起来道：“上马！”

阿昌部的抢掠和游牧并重，十天半月就会出去厮杀一番，就算遭人突袭也不是第一次，他是看得多了。可是那铁虎军却似乎大为惊恐，仍在叫着：“大王，那是那个楚……都……”

这两个字音对西原人来说，要发得清楚并不容易。哈拉虎一时间尚未听清，亦都赤却叫道：“是五德营？”

“五德营”这三个字音要好发得多了。那铁虎军定了定神，道：“是啊。”

他话音刚落，却听得轰然一声响，这回的惨叫声人人都听得清。这回那些正围着火堆跳舞的人也全慌了手脚，立时四散。阿昌部是马上部落，武器马匹都在身边，很快就能组织起攻势。可是这一回却有点不一样，那种响声来得极快，方才还在里许以外，现在居然已到了近前。远远地，只听有人高声喝道：“哈拉虎，还不出来投降！”说的却是西原通行的土语。哈拉虎呆了呆，向边上的亦都赤道：“那些商人是从五德营来的？”

五德营势力不比阿昌部弱，而且新近把中原讨伐军都打败了，声势极盛。不过五德营从来不做行商，哈拉虎根本没想到为什么会惹翻了五德营。

就算是五德营也不怕你！他翻身上马，边上的侍从已拿来了他惯用的铁刺棒，他将铁刺棒一举，厉声叫道：“阿昌的好汉，跟我去杀！”

哈拉虎的勇力，在西原亦是有名。那三百铁虎军是他从两千余部众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更是个个都不同寻常。他刚喊出，身边已聚集了百余名勇士，跟着他便向前杀去。

敌人是从东南边杀来的。此时东南边已是烈火熊熊，阿昌部的不少穹庐都被点着了。阿昌部的战士极是悍勇，看到这等情形，更是愤怒，杀心也更盛。可是刚冲出没多久，哈拉虎只觉眼前突然一亮，耳畔只听得一声巨响，随之而来的便是部众的惨叫。

是中原火器！

哈拉虎的心都已抽了起来。中原火器，对西原人来说实在是种不可思议的武器。不过他勇悍无比，就算火器也不放在眼里。他一举铁刺棒，喝道：“杀啊！”

火器发射，当中必然要有间断。如果被一击挫了锐气，那些中原人就能连续发射，怎么都斗不过他们了。可若是劈头迎上，来个以硬碰硬的话，哈拉虎不相信世上有谁还能斗得过他。在他的带动下，那些铁虎军亦直冲上前，外围原本已被火器吓破了胆的部众见大王亲自冲上前去，亦是信心大增，跟随而上。

果然，这一波攻势抢在了敌人发射火器的间隙。在周遭一片晦暗中，哈拉虎只见战马环列，不知有多少人正列阵过来。他大吼一声，挥起铁刺棒便直冲过去。他这铁刺棒重达七十多斤，一棒下去，石头都要粉碎，迎着他的有个士兵，用的却是中原人习用的长枪，但在他铁刺棒迎头痛击下，长枪“啪”的一声从中折为两段，铁刺棒仍然落下，正砸在那人头上，将那人砸得脑浆迸裂，连哈拉虎

身上的缎袍都沾上了血迹。

这一下先声夺人，便使敌人都气为之夺。哈拉虎更是气贯云霄，手起棒落，接连三四个迎上来的敌人都被他打落马下。他的铁刺棒又重又大，一棒下去，挥舞时速度又快，敌人连闪都闪不掉，唯有阻挡。而阻挡的结果，就是枪杆断折，人被打死。打到第四个敌人时，哈拉虎的力量爆发了，这一棒下去，那敌人的战马也哀嘶一声，铁刺棒连马脊都打断了。

来吧，我一人就把你们全都打死！哈拉虎的眼睛都已红了，拍马又待向前，斜刺里却有个人冲了过来。

这人手上拿着的，是一把大刀。虽然这把刀亦极是阔大沉重，但哈拉虎丝毫不惧，故技重施，铁刺棒又是一棒打下。“砰”的一声，火星四射，两匹坐骑同时嘶鸣一声，哈拉虎只觉一条手臂被震得发麻，那人的刀杆却没有断。

这人用的是铁杆刀！

哈拉虎大吃一惊，还不等回过神来，边上亦都赤已叫道：“铁刀陈忠！”

刀杆用铁铸，那这把大刀的重量已不比哈拉虎这杆怪物一样的铁刺棒轻了。西原虽然多有勇力之士，但用这等铁杆大刀的，唯有一个人。

楚都城的老将，铁刀陈忠。

哈拉虎今年四十岁。陈忠比他大了快有二十岁，须发都已有些白了。然而在火光中，陈忠提刀立马，巍然直如天神。哈拉虎心头不由一颤，对眼前这个老者有了一丝莫名的惧意。

陈忠的勇力，在西原几成传说。当初五德营初来，想解决他们的人大有人在。当时定义可汗召见他们，本来是想把他们全部变成奴隶。在谈判不顺之时，陈忠举刀，在阿史那部诸多勇士跟前挥刀劈开了定义可汗帐前的石鼓，一举震慑了这些桀骜不驯的勇士。那石鼓足有半人高，用一整块坚石凿成，陈忠一刀竟然将它齐齐劈开，这等勇力纵然是定义可汗帐下猛士如云，也无一人能及。不过哈拉虎听说了这事后甚不服气，觉得砍开石鼓不算什么，他的铁刺棒要打碎寻常石头不在话下，用的如果是大刀的话，多半也能劈开。现在终于碰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勇武之士，力量上他虽然不见得逊色，可是心底仍然升起惧意。

不仅仅是勇力，而是陈忠那种当者辟易、一往无前的气概。虽然这人已经老了，可是在他身上，仿佛有天火正在燃烧，不可向迒，恐怕靠近了都会被烧得连

渣都不剩。

陈忠接了哈拉虎的铁刺棒，也觉手臂发麻。但他仍然若无其事，带着马，听得对方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高声喝道：“正是陈忠。有胆的勇士，上来一战。”

他说的是中原话，哈拉虎听不懂，不过也知道那是陈忠在挑战。他咬了咬牙，叫道：“西原第一勇士，阿昌大王，哈拉虎！”

哈拉虎的话陈忠一般听不懂，但最后的报名却也懂了。他冷笑了一下，握紧了刀，向哈拉虎指了指。

哈拉虎是西原有名的勇士，号称无人能够击败。当然，这种击败指的是单挑，现在阿昌部在五德营的突袭下已是一败涂地。不过如果不能将哈拉虎斩于马下，这些把性命当儿戏的西原勇者仍然会不顾一切地反扑，五德营的损失也不会小。解决阿昌部的决定是薛庭轩秘密提出来的，阿昌部依附思然可汗，解决了他就是和思然可汗正面为敌。不过他知道这个年轻的子侄自有他的道理，其间细节他虽然不懂，但他一定要让这个计划成功实现。

火光中，他的须髯飘飘，此时战场上有了难得的静谧，双方也暂时停止了厮杀。五德营固然对陈忠有绝对的信心，阿昌部对他们这个贪财又小气的大王也信心满满。尽管现在谁先冲锋，谁就能占点便宜，但谁都没有动。

勇者的对决，永远都值得尊敬。

哈拉虎嘶吼一声，双腿一夹坐骑，马立时向陈忠冲去。阿昌部遭到五德营偷袭，败北是免不了的，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想到五德营居然在思然可汗的威胁下还敢如此出击。但能够阵斩陈忠，西原勇士哈拉虎，就是名副其实的西原第一勇士。

两匹马交错而过，又是“砰”的一声响。两样武器都是纯铁铸就，火星更是如喷泉般直冒出来，在两人头顶笼成了一道细网。旁人尽都屏住呼吸，连战马都似乎被这两个勇者惊呆了。

哈拉虎与人交手，一棒下去，从无人逃得性命，唯一的例外是当初一个仲兰部的勇者。那人接住了哈拉虎一棒，但第二棒下去就虎口震裂，第三棒被哈拉虎打死。虽然也死在哈拉虎棒下，但此人居然要哈拉虎三棒才打死，一直被西原的歌者传颂，说那是少有的勇士。只是这一次哈拉虎已与陈忠交手两次，两次都是硬碰硬，哈拉虎却丝毫没能占到上风。

这还是人吗？

双方都这样想。

此时的陈忠也觉得有些喘。仅仅两个照面，哈拉虎就把自己逼到这等地步，这个怪物果然名下无虚。

哈拉虎的力量，也不会比当初的蛇人逊色。陈忠带转马时想着，如果有楚帅在自己身边，自己挡住哈拉虎的猛攻，楚帅趁机出枪，哈拉虎定然难逃一死。事实上，现在若是薛庭轩与自己联手，要杀哈拉虎同样是轻而易举的事。

只是，他的骄傲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哈拉虎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难道铁刃陈忠越老越不长进，反而想倚多为胜？

他看着黑暗中向自己冲来的哈拉虎，依稀又看到了当初在疆场上与蛇人浴血奋战的情形。

陈忠一生，绝不低头！

他咬了咬牙，胸口也似有一团烈火燃起。这团火散入他的四肢百骸，让他已经因为衰老而有时感到酸痛的四肢重新充满了力量。

哈拉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中原武人也有用铁棒的，但从来没人用过如此沉重的铁刺棒。七十多斤的铁棒，不用打，倒下来都足以压死人，更不要说以哈拉虎这一身怪力挥舞如飞。哈拉虎的手法并不出奇，然而这种力量根本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

第三个照面又过了。“啪”的一声，这一下火星更是漫天飞舞。陈忠有生以来，也是第一次产生了迷惘。

这个对手的力量仍然没有穷尽吗？

在与陈忠交手前，哈拉虎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五德营士兵。虽然他出手行若无事，但单手挥动七十多斤的铁刺棒，就算铁人都不可能支持多久。可是哈拉虎每一棒下去，力量都似有增无减，第三个照面虽然仍是平分秋色，陈忠却感到刀杆已在发烫。

老了。毕竟是老了。哈拉虎正在盛年，他的力量并不能超过陈忠，可是长力却要好得多。如果这样硬拼，陈忠知道自己最多只能支持十个照面。

如果自己年轻二十岁，哈拉虎的力量虽然可怕，仍然不放在心上。毕竟，当年的陈忠与蛇人这等怪物都敢一对一硬拼，可是现在毕竟老了。

看来，只能和楚帅一般，用手法取胜。

陈忠年轻时就以勇力闻名。他虽然没有“中原第一勇士”这种称谓，但知道他的人都默认他是中原第一神力之士。

陈忠的远祖，是帝国开国十二名将之一陈开道。陈开道在十二名将中就以神力闻名，陈忠的力量更胜乃祖。以他的力量，正与哈拉虎一般，一刀下去，旁人根本无法阻挡，所以当初他也并不把刀法之类放在心上。

胜负只在一线。再好的刀法，来不及使用，就等于无用。

他一直是这么想的。只是当时楚帅曾劝告自己，人力有尽时，如果一味自恃勇力，终有尽时，因此要尽量保存体力，用最少的力量去取胜。

那个时候，五德营人才济济，五大统领尽是一时俊彦。陈忠在五德营五大统领中最为谦和，听了楚帅的劝告，他也觉得有理，便礼下于人，随时向人请教，久而久之，练成了五刀。

只有五刀，陈忠将其命名为“五德”。在刀法精通之士看来，这“仁义信廉勇”五刀未免稍嫌笨拙，并不算极其精妙。然而就是这五刀，以陈忠的力量使出来，却有天崩地裂之威。

任何刀法，说到底无外乎两点：力量和速度。陈忠的这五刀简化了种种变化，却将速度练到了极致。而以他的力量使出，更是比任何精妙刀法威力更大。

可惜的是，这五刀也只有陈忠才能用。如果没有陈忠的力量，这五刀就仍然是五式稍嫌笨拙的刀法罢了。所以后来陈忠想把这五刀传授给五德营，实战中却发现其实还没有通常的刀法威力大。可是只要陈忠使出这五刀，仍然锐不可当，旁人毫无胜算。

看来，只能用这五刀了。

他带转马，手腕一翻，将铁刀翻了个面。原本提刀时刀头在前，刀口向下，但这回刀头向了身后，刀口也成了向上。

暮色已深，周围虽然有火光，但哈拉虎根本没去注意对手握刀的变化。眼前这老头子的力量，同样让他心悸，有生以来，哈拉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力士。他把铁刺棒也握了握，左手却不自觉地握住了棒尾。

他从来没有用双手握棒对付过人。双手用棒，固然力量大了不少，但速度终究要慢。而且骑在马上，一旦双手脱缰，用力过大，反要摔下马来。不过眼前这个老头子，显然不是单手棒能对付的。



他盯着对面暮色中的陈忠，双腿忽地一夹，猛吼一声，马已直冲向前。

哈拉虎的马也不是寻常坐骑。一般的马饮水吃草，但这匹马自幼哈拉虎就喂它饮血吃肉，人是怪物，马也是怪物。就算与陈忠硬拼了三个照面，力量传到坐骑上，他的马反而凶性更发，齧着牙，简直与草原上渴欲饮血的饿狼一般。

这个老头子力量再大，终究是个老头子。一棒打不死他，两棒三棒，十棒一百棒，就算是块铁，在这等猛击之下也要变得粉碎。

哈拉虎的双手握住了铁刺棒，这杆不知击碎了多少豪勇之士头颅的武器，此时也似散发出浓浓的血腥味。事实上，铁刺棒方才的确沾了不少血肉，血腥味本就很重，但此时却如活了过来一般，上面的铁刺都如同怪兽的利齿。

两匹马近了。当马头与马头交错的一瞬间，哈拉虎的铁棒高举过头，猛地向下砸去。

“砰！”

火星瀑布一般散开。这一棒便是陈忠都晃了晃。哈拉虎心头一喜，知道这个对手这一次终于要敌不住自己的神力了，正待趁热打铁，再一棒横扫过去，哪知眼前一花，陈忠的刀却后发先至，忽然先行当头劈下。

他的力量小了些，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

哈拉虎不禁愕然。两马正在交错，只是电光石火般一闪，但他的力量足以以闪电一般的速度挥棒，不等陈忠的刀落下，他已将铁刺棒横了过来。

“砰！”

这一刀砍在了铁刺棒上。如果是一根木棒，这一刀足可立断，但铁刺棒却是浑铁所铸，刀口砍在棒上，只是激起了一片火星。然而没等哈拉虎反应过来，大刀再次落下。

“砰！”

这一刀落下的地方，较方才这一刀更下面一些。哈拉虎明明知道自己一棒横扫就可以将对手拦腰扫成两段，可是这一刀如此之快，只要他的铁刺棒让开，就足以先将他劈成两段了。他魂飞魄散，只能咬牙硬挡。

两匹马的马身已经贴到了一处。战马相向疾驰，交错时相当于跑过半个马身的距离，更是短短一瞬。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哈拉虎只觉自己头顶如同雷电交轰，不知有多少把刀落下。